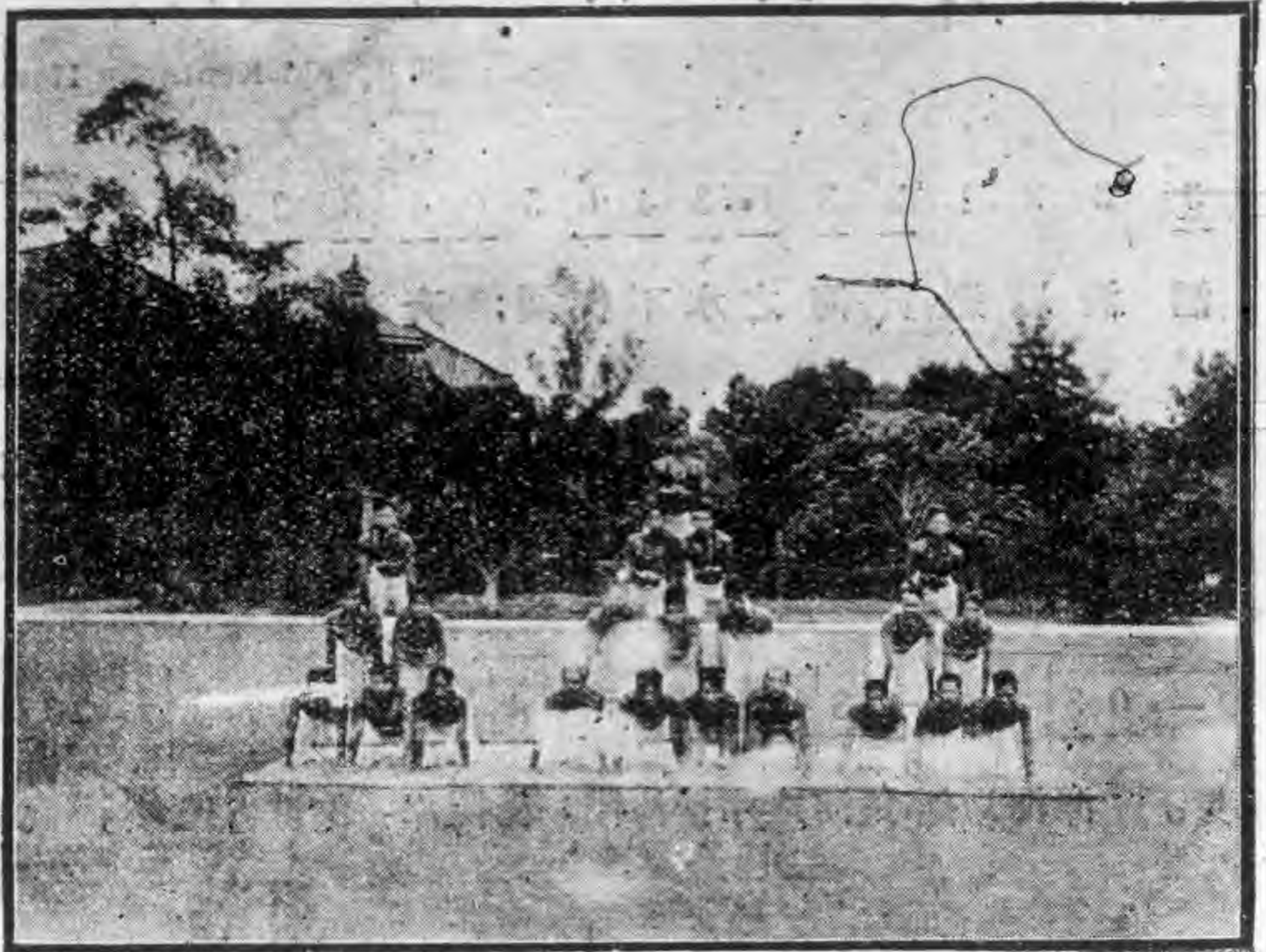


民 間 週 報

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



廣東省教育廳第二屆暑期體育訓練班之賽羅漢

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八月廿八日出版 第五廿期

目 錄

黃河吟

惟錢與槍

反對所謂五全大會

黃河泛濫爲災

公營的典當

寧府親日外交

再談九島問題

摩登病

瘟疫的預防

爲什麼要發展交通？

鷹爪下的老農

開 場 曲

G 調 黃 河 吟 4/4

認用 My old Kentucky Home

3 | 3 3 1 2 3 | 4. 3 4 6 5 0 4 | 3 2 0 1 1 7. 1 |

滔 滔 以 逝, 黃 河 之 水 不 復 回; 奔 怒 浪, 巨 響 如 驚

2 - . 0 2 | 3 3 1 2 3 | 4. 3 4 6 5 1. 2 | 3 3 2 1 3. 2 |

雷。 滾 滾 以 流, 黃 河 之 水 不 瀦 涸; 繞 朔 漠, 源 自 岷 崙

1 - . 0 3 | 3 3 1 2 3 | 4. 3 4 6 5 0 4 | 3 2 0 1 1 7. 1 | 2 - . 0 5 |

嵬。 渾 渾 以 逐, 黃 河 之 水 挾 沙 隕; 衝 隄 岸, 淘 洗 古 城 堞。 大

3 3 1 2 3 | 4. 3 4 6 5 1. 2 | 3 1 4 3 2. 7 | 1 - . 0 |

江 東 去, 黃 河 之 水 天 上 來! 洋 洋 乎 水, 壯 哉 亦 哀 哉!

5. 3 4 6 | 5 3. 0 2 | 1. 2 1 6 | 1 - 0 1 2 | 3 3 1 2 3 |

吁 嗟 乎 今 成 災! 吁 嗟 乎 吾 民 哀! 治 水 人 何 在? 肉 食

4 3 4 6 5 | 3. 1 4 3 2 2. 7 | 1 - - 0 ||

者 鄙 不 成 才! 我 們 百 姓 流 離 苦, 命 活 該!

談天說地

●惟錢與槍

大家都知道現在我們中國是危險到了極點了。外面有日本侵略，內面有共匪擾亂，一不當心，便有國亡家破之禍。

南京那般人，如蔣介石汪精衛之流，認爲要挽救中國，非先安內而後攘外不可，就是先把國內打平，再去對付日本。他們的主張當然是錯的。何以見得呢？因爲日本侵略中國，一步也不肯放鬆，得一尺便進一丈，假若依照蔣介石的主張，那就正中日本的鬼計，恐怕中國還未打平，老早便已亡與日本了。可恨蔣介石等至死不悟，日夜用盡心機，對付本國的同胞，對於仇敵的日本，無理的欺凌，反做可憐的樣子，向他討饒。

說到蔣介石「安內」的辦法，真是糊塗混

帳。他全不想他自己的責任，也不聽旁人的勸告，口口聲聲說要「安內」才能救國，其實是借了救國的美名，替自己打主意，結果非將中國亡掉不止。

他「安內」的辦法，可分三種：第一種是起用黃郛那般親日的國賊，向日本暫時求和，暗地承認日本佔據東三省及熱河，請求日本不再進攻華北；好讓他專心對內；第二是派遣宋子文到美國英國去借大批金錢，最近又派中國銀行總理張公權到日本去借一萬萬元，俗語說，「錢能通神」，他有很多的金錢在手，可以任意添買飛機槍械；第三是命令藍衣黨加入部下的軍隊，努力操練，要訓練一百八十團能征慣戰的兵士，以使用來攻打國內的敵人。

上面三種辦法，是蔣介石左右的謀臣，費盡心血想到的妙策，你看蔣介石近來絕口不提「抗日」二字，日夜不忘的就是用他的力

量，統一中國，統一的方法，一是錢，二是槍。用錢來利誘，用槍去威迫，任是銅打金剛，鐵鑄羅漢，也難逃羅網。

此外蔣介石更有一種陰毒的計劃，想把全國的武力財力集中在一人手上，前次召集廬山會議，決定統一軍權，將軍政部，參謀部，訓練總監部完全合併於軍事委員會，以後全國海陸空軍管轄，調防編制，全由軍事委員會一手包辦，而軍事委員長就是蔣介石，無異蔣氏一人掌握全國海陸空軍的大權。又將財政部改為經濟部，下面分設交通，郵政，鐵道，航空，實業等廳，所有全國的財賦收入，全歸於經濟部，而經濟部長決定由蔣介石的小舅子宋子文充任，這樣無異將全國的金錢通通括在宋子文手裏。有了槍，有了錢，再來平南定北，易如反掌，等到中國統一之後，中國即是蔣家天下，任所欲為，手段確是高妙。惜乎蔣介石鑽頭不顧尾，雖

說日夜費盡心機對內，但日本在旁虎視眈眈，竟毫不禦防，將來定上大當，到那時悔恨魯莽，也來不及也！（堂）

●反對所謂五全大會

南京中央黨部決定在本年十一月召開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了。自四全大會閉會以來，至于今日，忽忽已有兩年之久。在這兩年之間，東北失地，不但未能以武力收復，熱河及長城各口又相繼失陷。國難如此嚴重，民氣如此激昂，而所謂南京當局，絲毫不能領導全國民衆抵抗外侮，以保我國主權及領土之完整，而終年忙碌，徒唱欺世之高調。四全大會由全黨同志所議決之要案，必須中央逐一執行者，乃都置之不理，抑且有所謂國難會議等之召集，不從實際圖謀救國禦侮，以為議案堆積如山，即足為中央應付國難之明證。所謂會而不議，議而不決，決而不

行。墮棄同志及國民之信仰。喪權辱國之罪，即層見迭出，而陰謀恢復獨裁，則不遺餘力。所謂五全大會，召集於藍衣黨暴惡勢力之下的南京，舉行於廬山秘密會議之後，凡為全黨同志全國民衆所誓死反對者，無不藉五全大會之議案以爲把持操縱之工具。蔣氏一人之走狗，而又獲充大會代表者，一味爲虎作倀，自不待言；其潔身自好，主持正義者，固不能從容出席，一人所操縱之大會，且將爲全黨同志暨全國民衆之意志剝奪強姦，不平之事，無有過於此者。所以未實行四全大會議決案之前，南京的中央黨部無論以任何名義，再在南京召集大會，本黨忠實於主義暨熱心救國禦侮之同志，必不願甘爲賣國求榮者之傀儡，揭竿而起，聲罪致討，端賴此等同志之努力。所謂五全大會，無論如何，則不能不誓死反對者也。（拔魚）

講新聞

●黃河泛濫爲災

黃河是我國第二條大河，長有八千餘里，發源於青海，經過甘肅，陝西，綏遠，山西，河南，山東入海，因流過的區域，俱是一望無涯的泥地，河水夾着泥沙，終年黃色，所以名叫黃河。俗語說『黃河五百年一清』，那是靠不住的話。因爲黃河從來未澄清過。

黃河雖然很長，經過的地方很多，除了河套一帶地點外，全得不着好處，因爲河水甚急，沿河兩岸俱是平地，一旦水漲泛濫，容易成爲水災，淹沒動輒幾百里，歷代以來，國家特爲設立一個治河的大官，管理築堤防禦，檢護等是，每年要用不少的錢。還有一種壞處，就是黃河時常改變河道，忽東忽西，不像長江珠江的道路，永遠不變，所以

這層也是黃河容易爲患的最大原因。近來北方雨水甚多，黃河水急，山東的西邊，與江蘇的北邊一帶等地，河水將岸堤衝毀，橫流起來，將幾百里的土地完全淹沒，變成澤國，死了不少的人口牲畜，毀了不少的房屋住宅，真是可慘。沿河各地的官吏，不分晝夜，派人搶救，無如水勢浩大，救護不及，終成了很大的災害。好在這幾天河水稍平，可望不再泛濫。現在希望政府趕快設法救濟災民。(和)

●公營的典當

廣東財政廳爲了取締重利剝削，福利貧民，出了一個告示，禁止當店九扣，限令八月一號起，遵照實行。誰知此令一出，各大小當店，認爲無利可圖，但又不敢公然反對，只暗中搗鬼，凡遇貧民持物去典當的，故意刁難。說來真是可惡。

財政廳知道各當店刁狡的情形，本來取銷九扣是利民之舉，因爲當店暗中搗亂，反使貧民不便，於是便從根本上想出一個痛痛快快的辦法。

現在財政廳決定通令各縣由公家出資本來開當店，不獨從前種種不近人情的陋規，一概免除，並且取利很低，便利一般貧民。

公立典當同私立的當然不同，私立的是以賺錢愈多，他們愈加心滿意足，但反面來講，當店多賺錢，即窮人多吃虧。所以私人的當店，於貧民並沒有多大的益處，至於公立當店，那却不然了，本錢是公家出的，開店的目的，不是想賺錢，是爲一般貧民設想的，凡是窮人一時手頭不便，不妨拿東西到公營的當店去當。十足當銀，毫無所扣，而且利息很低。

公營當店，各國都有的，中國各省尙未有過，如果廣東各縣趕快設法開辦，將來如

有成效，各省自然做效，那時一般私人當店見無利可圖，定能將利息減低，這種方法，很是踏實的。(致)

●寧府親日外交

喪權辱國的華北停戰協定簽定的時候，蔣汪二氏還強詞奪理的硬說這協定祇限于軍事，并不涉及政治。但是最近又傳來許多消息，已經將汪蔣二氏親日賣國的真面目完全揭開了。且看最近關於寧日外交的消息，重要的有：

路透社二十二日東京電：日方料中國政府對日政策將有極大變更，謂羅文幹辭職，汪精衛兼外長，宋子文行將來日，蔣作賓復任駐日華使，及日使有吉目下與黃郛之談判等等，均與變更對日政策有絕大關係。一般人亦預測日本對華政策亦有變更，蓋日外交要人如駐俄日大使及前國聯副秘

書長日內赴華與中國政府要人晤商。

同日東京專電 乘搭美郵船啫化臣總統號回國之宋子文，因華政府訓令有與日政府為某種交涉之模樣，在東京之中國公使館已接到準備之訓令。

二十三日中華社南京電 汪精衛兼署外長後對記者談，今後對日外交政策，當注意於建設方面，華北停戰後，日方向我屢唱親善論，最近復派大員來華，謀改善雙方關係，在國內今日紛亂情形之下，政府如要同時對內對外，恐應付不來，故對日之親善問題，在此時頗值得吾人之考慮。

同日上海電 某要人談：外羅辭職原因，係因外交政見與汪不合所致。

根據以上的消息，我們可以斷定寧日親善外交談判已在東京上海兩地同時進行，中國方面以最得蔣信任的宋子文黃郛二人為代表，同時為便利進行和博取日人歡心起見，

并以汪精衛繼羅文幹爲外交部長。

至於寧府親日外交實現的結果：(一)中華社廿三日南京電：「記者問今後如中日互相親善，東北四省失地是否可以由日方在親善精神之下以和平方法歸還，抑暫時把其放棄，汪唯唯，最後答此係另一問題」，所以東北四省的喪失，就以寧日親善作結束。(二)助成蔣氏獨裁政策的急進，然而結果反是蔣氏自掘墳墓，好似袁世凱的簽定二十一條約。(三)民族人格的墮落，也就是國際同情的喪失。(恪)

●再談九島問題

自從法國強佔我國南海九島的惡耗傳出，我們的西南當局對此非常注意，陳總司令也曾飭艦隊部派艦前往調查，林主席也曾電瓊崖綏靖公署迅速辦理，本刊前期早已說過。無奈蔣汪包辦下的南京政府，祇知對內抵

抗，對外屈服，一直到現在還不敢向法國提出抗議，真是不知是何居心。

最近外交界又傳出一個驚人消息，說是法佔九小島後，我方正在搜集證據，而日本竟以離珊瑚島百餘里，還有八個小島，地距華南不遠，苟先佔得，不但可以做海軍根據地，並且也可以做侵略華南的出發地。現在日本已經準備有力艦隊，預備開往實行強佔。

接法日強佔華南各島的籍口，說是這些小島並非我國領土，真是無理之極。現在且舉幾件事實來證明該羣島確是我國的領土：

(一)光緒三十三年四月間兩廣總督張人駿，因爲日人圖佔東沙羣島，曾派廣東水師提督李準前往交涉，後來李氏又乘伏波琛航兩艦南巡，過瓊崖後，便發現十四島，收歸中國版圖，並且在每一島上的石頭上刻着「大清光緒三十三年廣東水師提督李準巡閱至此」，同時又在島上掛起黃龍的國旗，李氏回

粵之後，又令海軍測繪成圖，呈海陸軍部及軍機處存案，足見海南各島早已歸入我國的版圖。

(二)最近海員章發康又在英國海軍部出版的「海岸指南」上，關於海南各島的說明，有以下數點：(一)「在一九零九年，牠仍舊屬於中國政府的」。一百零八頁說，「在這島的中心，近一株矮矮的椰子樹旁，有一口井，是中國漁夫掘成的」。一百一十頁說，「中國漁船在這兩島間下錨」，按「海岸指南」一書為全世界人士所公認的紀錄，從無異言的，現在該書既有此記載，已儘足證明海南各島是我國領土了。(恪)

指東話西

二叔公講古集

舍侄孫筆記

第廿五講 摩登病

自從大漢民族，不，中華民族推翻了愛新覺羅氏的帝制而創造了大中華民國以來，業經度過

二十二個年頭了，在這短期間——另一方面也可以說是長期間，上自袞袞諸公，下至疆廬庶民，莫不在銳意圖謀「維新」——除碧眼球，黃頭髮等先天的生理關係的點點而外，凡是東西洋所有而中國獨無的制度和東西，差不多，可取法的便取法過了，可模仿的也模仿過了，但，只是跟着人家屁股後面緊跑，僅僅學了些表面皮毛姿態，而不能迎頭趕上，去和人家並駕齊驅，所以終究落了個「望塵莫及」的「膛乎其後」！換句俗話便是——「老趕」的可憐態：也就是高不成低不就，半瓶醋的幼稚病，真是令人哭不是，笑也不是，取個比喻罷：如同纏足的新婦，蒙受了摩登的洗禮，於是旗其袍，革其履的扮演起來，雖然「改組派」的醜相畢露，令人忍俊不置，而她的心中即正以為「我摩登了呵？」倨傲地誇耀不已！

大中華民國這個成年的嬌兒，恰似個破

大家的纏足新婦，內受舊禮教的培育，外感摩登化的誘惑，於是頭昏目眩：欲圖革命吧，沒有澈底的決心與勇氣；想保守舊觀呢，又貪戀新時代的摩登，幾經思維，於是想出一個兩全其美的——中庸辦法，今天改造頭，明天改造腳，弄得本身自己成了個新不新，舊不舊，內腐朽外摩登的怪樣，於是洋洋得意，自以為是十足的標準摩登化了！因之以己身為榜樣，獨裁起來，而不知——舊有的根基既經破壞得不可收拾，更阻碍新的建設的開始，所謂「自誤誤人」，那結果還堪問嗎？據常識的推測，只有兩條路：

第一：由其他民族來征滅這個外強中乾，不堪造就的「破國」，然後統治其人民！

第二：國人自強地起來捕殺這種種阻碍進化的怪物，創造新時代的國家
摩登——醉心摩登的人們呵：要迎頭

趕上去，不要弄成個——摩登病的可憐態吧。

常識

○蠶病的預防（下）

蠶病的預防就分兩種，一是積極的預防，一是消極的預防。積極的預防是對於養蠶，製種，藏種，種桑等方法加以改良，這個問題說來很長，當分別再說。至於消極的預防法，分述如下：

（一）檢除病蠶 蠶病可以傳染，損失甚大，如發覺蠶有病時，必須檢起於石灰缸中，或埋地下，以免傳染。

（二）排除濕氣 吾粵春夏之交，降雨最多，空氣濕潤，最易發生蠶病，故必須排除濕氣，但排除濕氣的方法有二：（1）用火力若育蠶時室內濕重，宜用炭火一盆或二盆，將天花板啓開，使濕氣逸出。（2）用炭糠

於除沙之前，撒佈炭糠於窩中，經給桑二三次，然後除沙，已可吸收水氣，復可以隔除蠶病。炭糠的製法，將老糠堆積，以火煨之使半焦黑，攤冷，以桶貯藏待用。

(二) 蠶室和蠶具的消毒 凡養蠶養完一造蠶之後，蠶室蠶具，必有多少病毒留存，若不施行消毒，則病原蘊釀其中，下造養蠶，一遇氣候不良工人不周到時，蠶病即因之而發生，故欲免除蠶病的發生，則消毒方法，不可不研究，至如何消毒，分述如次：

(1) 藥液消毒法 用福爾嗎林，昇汞水，石灰水等，以殺滅蠶室蠶具的病原物，其使四方法，可分二種：(子) 撒佈法蠶室蠶具皆以用，此法用福爾嗎林，昇汞水，石灰水等用清水開稀，大約每一錢福爾嗎林用水三十適錢，每一錢昇汞用食鹽三錢，清水一百九十錢，每一錢新鮮成團石灰用水四錢。開稀後用噴霧器遍洒於蠶室蠶具，使藥液接觸病

原物以撲滅之，但用在蠶室則撒佈後，須將門戶關閉，並順注室內面積約每平方尺用福爾嗎林四厘。如係蠶窩則撒佈後，將其重疊，以免藥力易於發散。(丑) 浸漬法 此法將蠶具浸漬於藥液中，其法築一池先注清水後加藥品和勻，將蠶具放入池中浸之，約經二小時，即可取出再以清水淋過晒乾之，至藥液配合則為昇汞液，昇汞一錢，食鹽五錢，清水四百九十八錢。石灰液，石灰一錢用清水九錢。

(2) 熏烟消毒法 凡木材烟中必含有滅毒氣體，尤以桑松木為多，其法將桑枝或松木，略為破碎，堆於室中，點火燃着，上面蓋以穀壳，使不發燄而生濃烟，並將窗戶關閉，任其熏烟，約經一二日然後開放之，則室內的病物，可以消滅。

(3) 沸水消毒法 用大鑊煮水至沸，逐一將蠶具投入沸水中洗過，即可以清除一切

病原物及穢氣。

(4)日光消毒法，凡一切微生物，多不能抵抗太陽光之照射，吾人育蠶後，每將蠶具洗晒，於不知不覺中，實獲消毒之效。

至於蠶種的選擇和防蠅的設備，都是注意的，不過這些問題，遲日再說。

○爲什麼要發展交通？

孫中山先生說得好，「要解決民生問題，一定要發達資本，振興實業，振興實業的方法很多，第一是交通事業。」我們試看各國產業的發達，沒有不由交通事業做起。如果我們能發展交通，對於農業方面(一)可以農產品銷售便利，使生產與消費得以調劑。(二)可以使農業新法易於推廣，勞力價值，報酬日豐。對於商業則(一)可以生產地與消費地的市價平均，則商務必平安茂盛，(二)可使市價穩定，不致因需要與供給不調合於

最短時間價格變遷無常；(三)可使商人的資本流通迴轉迅速，效用增加。至於工業上原料的運輸，貨物的運銷，工人的聚散等，對交通事業很有關係。即地方教育風俗文化等亦跟着交通事業而發展。所以發展交通於國計民生是有利的。廣東三年施政計劃，積極於交通事業的發展。現建廳對於發展本省鐵路事業，積極進行。所以爲發展南路交通起見，決定展築欽江鐵路，其路線由江門起向西蜿蜒而行，至欽縣止，長凡九百餘里，關於築路計劃，籌款方法，業已擬定方案，以便從速完成，其路線大致擬定由江門起至公益埠，由公益至開平約長三十里，由開平至恩平約長二百里，由恩平至陽春約二百三十里，由陽春至黃塘約長一百一十三里，由黃塘至信宜約長六十九里，由信宜至沙田約長六十一里，由沙田至南塘約長二十一里，由南塘至石涌約長一百七十八里，由石涌至張

黃約長六十六里，由張黃至百勞約長四十四里，由百勞至欽縣約長九十一里，合計公益埠經開平恩平陽春信宜而至欽縣，沿路線共長九百零三里，其興築方法，擬組織鐵路委員會主持一切，該路擬定四年完成，關於經費之籌集，每年由省庫撥款若干萬元，並由築路委員會籌集若干萬元，分期劃撥，第一年勘路及測量費約需款五百八十六萬餘元，第二年路基完成，約需款一千零八十三萬餘元，第三年橋梁涵洞完成，約需款一千二百六十四萬餘元，第四年鋪取路軌及建築車站車廠，約需款四千七百四十萬餘元，四年，合計約需款七千六百七十餘萬元。（老鶴）

鷹爪下的老農（小說）

在這農村經濟破產的急流中，老農也淪入了漩渦。他簡直不能再列於自耕農的階級，只可以說是個赤貧的農夫罷。他本來就

沒有超過十畝薄田的家產。但是也却常常的想盡許多法子，企圖致富：農忙的時候，他便給人家作苦工；間暇的時候，他便作小販。他不但是個忍苦耐勞強敏能幹的農夫，並且也會作木工和廚役。他毫不畏勞苦辛酸，終歲沒晝沒夜的幹。他常常想：「年壯時掙下，年老時吃；不然便要挨餓！」但是，他的子女太繁昌了。這些造糞機吃得他真沒法。他雖然如此的勤勞，結果呢，家境不但沒長進，甚且有江河日下之勢。他每逢添了一個子，便如同多了一個仇人一般的驚懼不快和憂愁！

他這危急的家庭——這漂蕩在大海中的破船兒，誰料又遇到了這農村經濟恐慌的狂濤，於是便如響斯應的傾覆了。村西黃山坡的三畝，撥給王老勝了；村南短窪的二畝，撥給史老運了；村北的三畝沙地，也撥給侯老茂了。他現在是一畝地都沒有了。但是還

通俗文學

有些零星帳沒有償清，最大的一筆要算高利貸王老二的十元；他們仍是不時走來索要。去年打的幾袋穀，吃到冬月結束時便也掃地無餘了。茫茫的春天，怎樣度呢？他和妻子整日裏給人家作工，每天才能得二三十枚銅子，有幾天甚至四五枚，以維持全家的生活——但仍不免頻頻絕食。他無時不在憂愁中，他真爲窮苦摧毀了。

廢歷四月的最後一天，畢竟過去了；不久就到了芒種。連下了幾天雨，刮了幾天風，小麥很快的黃熟了。工錢如向雨後的河水般陡然高漲。這時，他們方才可以飽飽腸胃，過幾天所謂舒服日子。

芒種過後，五穀播了種，但是還未曾出來。這時候工作乍然沉寂；好像鄉間的集市，到了日落時一樣。他們尋不着工作了，便只得在家焦灼的等着，消耗了幾天來的一點餘裕。

禾苗長到了寸許以後，如織的雨絲，只是連綿的下着，禾和草，飛速的向上長；若不鋤出來，便要整塊的荒蕪了。這時，又是工錢高漲的機會到了，也就是貧農復活的時期來了。在T縣一帶，各村的貧農，都一羣羣的，打好行李，荷鋤到外村去作日工。幾天後，明幌響亮的銀洋和沉重的銅子，便被行李捲了回來。

這天晚上，忽然微風吹散了陰雲，天空露出星光。溝壑裏的水，潺潺的流着；道路上的泥，油滑滑的。他邀好了幾位同伴，縮好行李，荷着鋤，縮着褲腿，赤着腳，走出村外，向Y村奔去。

他們過着漂泊的生活——在這村工作幾天，又到那村工作幾天，幾日後又奔到別村去。午飯後歇嚮，夜裏覺睡，不是在野外的戲樓上，便在多年失修破瓦頹垣茅草蒙掩了房頂的破廟裏。他們受熱毒的日光晒着，蒸

氣烘着，甚至小雨浙瀝的淋着；但是他們決不肯停工。直到晚上，狠命的吃頓飽飯，將一疊紫紅色的銅片，拿到手裏了，這才向王家取回行李，走出門外，轉到廟裏躺下，呼呼的睡去。有時不幸大清早，便下起雨來；於是他們便餓着肚子等着。雨停後，他們便拿了行李和鋤，到曠野的地旁徘徊，尋找顧主。他們大聲喊道：「誰打半工兒呀！誰打半工兒呀！」

他們整整出了去個半月，才轉身回家。這是他們各個人的行李捲裏，已有了幾元錢。

他的家裏，自從他走後不久，剩下的那點糧食便吃完了。可真把他的妻子愁壞了！她今年歲較大的孩子們，去給炸果舖裏賣燒餅；小點的孩，便到田裏趕碗剩飯吃，或偷點樹果吃。她呢，也搖尾乞憐的到富家幫忙，混碗飯。這樣，維持了好久；但是在他回

來的前一天，什麼辦法都試過了，沒法子，祇好在家宣告絕食。

他當夜，背着大洋十幾元，得意揚揚的在月光下走回家來。剛走到門前，便聽得孩子們號啕大哭；他大吃一驚，頓時心跳如奔，頭腦昏了，急忙推門進去，却看見他們的母親在那裏守着，並且還是默默的流着眼淚呢。這時，他才聽得清楚，孩子們哭聲裏雜着：「娘！嗚嗚嗚！餓！嗚嗚嗚！餓的慌！嗚嗚：：：」

他的頭腦清晰了，問道：「你們沒有吃飯？」

他用傷心的口吻答道：「唉呀！我們有一天不吃飯了！」

這時，他打開行李。從中拿出一塊錢來，叫道：「來！常富（大兒子）拿去！稱一塊錢的麵去；咱們煮麵條吃呀！」

常富聽了，笑容滿臉，跑來接了，又輕

捷的跑進屋裏，拿着簸箕，一蹦一跳的奔出門外。

他拿了其餘的銀洋，當啣當啣的交在他妻子手裏：好像要強的學生，將獎章交給同學們欣賞一般。

她的面上立刻充滿了笑容，笑迷迷將錢接到手裏，一塊塊的數着，當啣：：當啣：：的美妙響聲，透入了各般人的心裏，湧出來活力和善悅。

門開了，一大簸箕白麵端來，她趕上接了，到灶下去作。這時，孩子們都停住了哭聲，玩笑，哈哈的笑聲，蕩漾在活潑的空氣裏。

蒸氣騰騰一大盆熱麵，端了放當院的石桌上，常富拿出一壺碗和一束襖來，各人盛了一碗吃着，登時汗流夾背。

「明天是集日嗎？」他問。

「啊！是！量米嗎？」她答。

「量下八塊錢的米吃，好不？」

「行嘍！哈哈！」她不禁禁笑了。

「明天我們再解解饞，賣下葦菜和肉，蒸一頓包子吃，好不？」

「好！好！」孩子們高興的喊着，雙腳跳了起來。

「啊！我們還要……！」

「老農在家嗎？」分明是高利貸王老的聲音，爲這筆款，今年來，他已逼索多次了。但是他並不需要這點錢。

老農正高興的說着，陡然聽到了叫聲，毛髮悚然，立即打了一個寒噤，放下碗，好像老鼠聽見了貓叫一般，輕捷的用腳尖着地，推門躲到屋裏去，心裏如飛奔的馬蹄一般的跳着。

他的妻子趕忙應聲道：「沒有在家。王二爺嗎？家裏歇歇吧！」

這時，王老二早已走了進來，滿面怒容

，憤憤的問道：「那裏去了？」

她撒謊道：「唉！他出去已個半月了，還沒有回來呢。你等幾天再來吧！」她哀求着，臉上強作笑容；身上却早在發抖了。

「什麼？」王老二大咆哮：「沒有回來哩！哄他媽的老子爺嗎！剛聽見說他才回來！他媽的小子落錢不少哩！剛才說話的那個是誰？」

她窘住了，用手摸着面頰，側目看着他，如有所思的說道：「誰嗎？……剛才沒人呀！你聽錯了！是我。」

四隣の鄉人，都集了來，七言八語，噪雜異常。

「什麼？他媽的滿口胡說！有什麼三間六室，我屋裏找去」王老二說罷，大踏步向屋門邁進。她連忙上前跪下攔住，央求道：

「王二爺！不要生氣！他在……」

他這時蹣跚的從屋裏跑出來，說道：「

誰呀！王二爺！我剛才睡着了！別生氣！別生氣！」

王老二忽然向他撲了去，罵道：「裝他媽的蒜！剛才還在院子裏大聲說話！哼！」

他嚇得退了幾步，低聲柔氣的說道：「王二爺！別這麼着急啊！有話好的說呀！我是沒有錢；若有錢！我早就送去了。那敢一二次的這麼麻煩二爺！」

「他媽的還說那套話哩！該多少給多少好啦！」

他嚇得目瞪口呆，嚶嚶的問道：「該多少？」

「實借大洋十元，到期不還，照例按十分行複利，現在就拿十五塊吧！」王老二口如懸河的說出來。

「這次我出去，只落回來大洋五塊；二

爺先拿去花吧！」

忍痛的挽留他。

「什麼？放屁！剛才聽說你淨落大洋十四元，掃數給你二爺就算兩清！」

大踏步走出去。

「啊！你說話怎麼這般難聽！」

「這可吃什麼？以後。」她兩眼噙着淚

「難聽！這還是好聽的啦！他媽的該錢不還！」

珠問。

「……」他抬頭向着天空，一塊烏雲

他只得哀求道：「這樣吧，二爺！這不是我們已用了一塊錢稱麵了；剩下的十三塊都給你；還不行嗎？」

將月亮吞蝕了。（春風）

「好！拿出來！」

編輯者：民間週報社

他走進屋裏，重拿那十三元到手，輕輕

發行者：民間週報社

的顫着，眼淚撲簌簌的流出來；走出來交給

出版期：每逢星期一

王老二。他拿了便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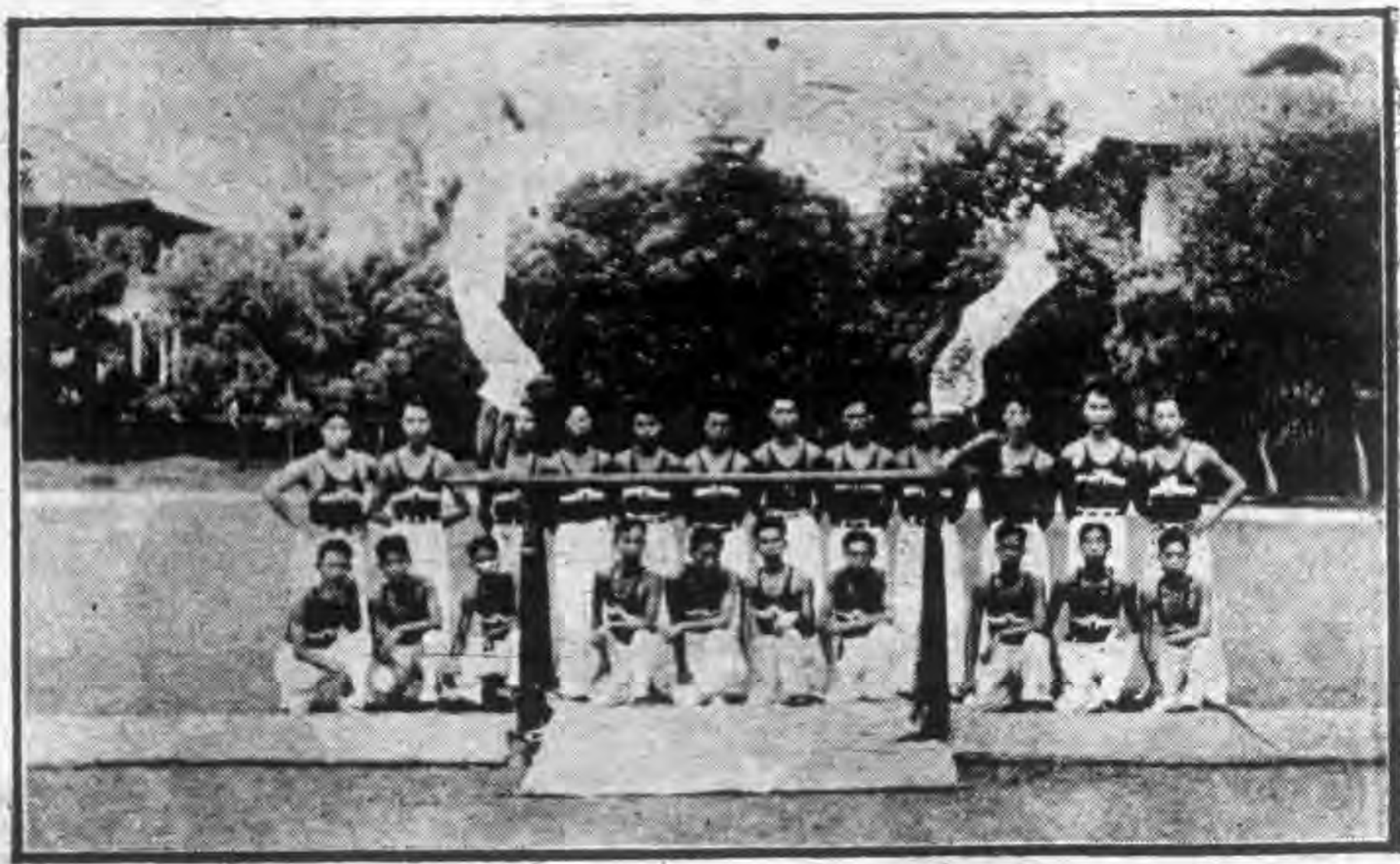
價目：每冊零售銅仙三枚

「歇歇吧！王二爺！」他仍強作笑容，

印刷者：廣州培英印務公司



操通普之班練訓育體期暑



操械器之班練訓育體期暑

黃河水災之面面觀



蔣介石又想挾持中央；利用五
全大會，向民衆屠殺一陣了，

